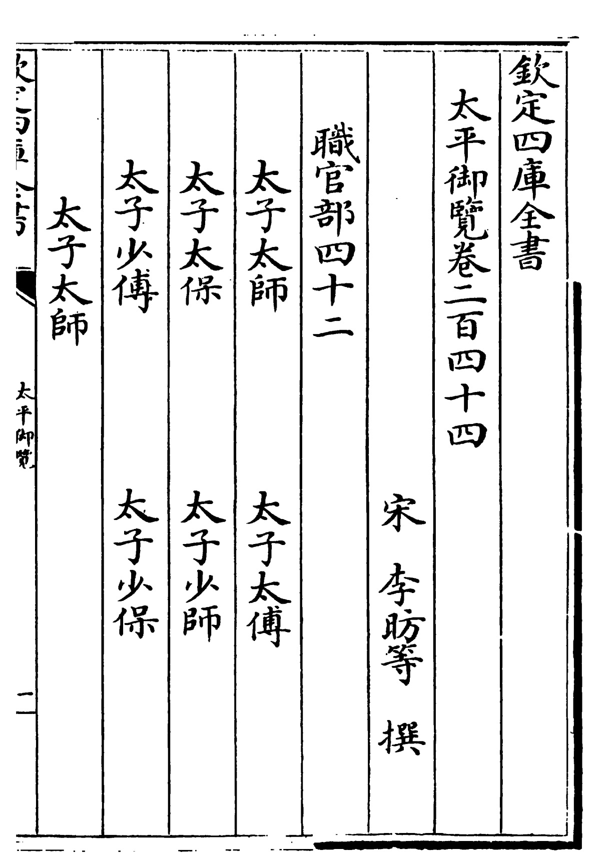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四十二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太子太師

六典曰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止於動靜起居言語視聽皆有以師焉

禮記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内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

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者教以事而喻諸德也

大戴禮曰昔者周成王幼在繦褓之中太公爲太師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常師範

訓導輔翊

太子太傅

禮記曰三王教太子立太傅少傅以養德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史記曰萬石君（姓石名奮）無文學恭謹無比遷為太子太傅

又曰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受業詔撰尚書論語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祭營葬平陵太子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漢書曰叔孫通為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陛下必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上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乎

漢書曰景帝立太子以竇嬰為太傅十年栗太子廢嬰爭不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數月諸竇賔客辨士請說如故

又曰蕭望之字長倩為太子太傅以論語授太子

又曰疏廣字仲翁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皆請免歸鄉里公卿祖餞東都門外百姓觀者歎曰賢哉二大夫初太子外祖許伯以太子少請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今官屬已備若親暱外家非所以廣太子仁德於天下也上善之

東觀漢記曰建安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

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士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為太子太傅

又曰張湛字子孝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大中大夫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

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後漢書曰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

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

魏志曰何夔代凉茂為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焉

吳志曰吳粲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出住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

時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上表諫諍由此為竺等所譖

又曰孫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

又曰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孫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極美權覽讀焉

又曰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秉事鄭玄避亂交州

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又曰張温字惠恕吳郡吳人也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孫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綜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令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文辭古雅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尋遷太子太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始置太子二傅是時官事大小皆由二傅太傅立草少傅寫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彦先為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貞貴居身以冲約為本立德以偹讓為行可躬訓儲宮默而成化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少傅一人位視左僕射

魏故事曰太傅於太子不稱臣少傅稱臣

太子太保

禮記曰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晉書曰晉寔字子真以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

晉中興書曰懐帝以荀組為侍中特進行太子太保

傅暢晉贊曰賈充為太尉行太子太保以公位重其為保傅兼領各隨其時

後魏書曰顯祖將禪位於京兆郡王子推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陸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

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顗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顗為太保

太子少師

六典曰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而教諭焉

晉書曰惠帝以衛尉裴楷為太子少師

宋書曰太子少師少保并晉置

後魏書曰郭祚領太子少師曾從世宗幸東宫肅宗幼

弱祚懐一黄鄜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王顯脣齒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以為桃弓僕射黄鄜少師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少各一人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

又曰李綱拜太子少師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閤下數引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舉入東宫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

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又曰貞觀十三年以左僕射房玄齡為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詔不許太宗因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昔成王幼小以周公為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自幼及長便為聖君秦之胡亥趙高傅之教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殺親族酷烈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於近習

又曰唐休璟年力雖衰進取彌鋭時宮人賀婁氏用事

而休璟為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時議譏之

又曰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為太子少師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饗不作焉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儒怯不任事故換此散秩

陶氏職官錄曰三少舊視左僕射冠服同三太也

太子少傅

漢書曰上謂張良曰子房雖疾強起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為太傅以良行少傅事

又曰匡衡字稚圭為太子少傅數上書陳便宜少好學家貧傭力以供資用

東觀漢記曰建興二十八年以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後漢書曰徵王丹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車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為太子少傅謇諤正直名德重於當時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

戒也顧殿下深鑒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

吴志曰薛綜綜子瑩瑩子兼三世並為太子少傅談者俱美之

晉書曰山濤轉太子少傅在東宫年已七十病疾求退手詔不聽尋講武宣武場有詔濤乘步輦導皇太子入時尚書僕射盧欽與濤言及孫武用兵本意武帝愕然而言曰山少傅故是天下談士也舉坐傾心

又曰何曾議太子少傅當拜荀顗曰太之與少自二傅之名次耳非於太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以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故事不可依用宜遠準古義定二傅不臣拜

又曰王雅為太子少傅時朝望屬王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因冒風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振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

晉中興書曰周顗字伯仁拜太子少傅顗上疏曰臣退自忖省學不通一經智不効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不悟天監忘臣頑敝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參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

後周書蕭圓肅武帝建德中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户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莫不援立太子為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東髮就

學宵雅便肄朝讀百篇一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烝烝詢謀計慮問對疑承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心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迴還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敢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嘗致書勞問焉

陳書曰孝明帝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為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官皆從太子拜光北面而立不敢答拜惟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

傅玄太子少傅箴曰夫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黒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太子少保

晉書曰懷帝以光禄劉蕃為太子少保

晉諸公讃曰恵帝以吏部尚書和嶠為太子少保

唐書曰李綱字文紀為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勅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

唐新語曰李適之為右相李林甫忞奏其好酒頗妨正事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服其度量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四十三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左右庶子

太子賓客

六典曰太子賓客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而先後焉凡皇太子有賓客宴會則為之上齒

漢書曰高祖欲廢太子呂后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為賓客又孝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以通賓客則其義也

太子詹事

六典曰太子詹事之職掌統東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辨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少詹事為之貳凡太子立官之

典制皆視其事而承受焉

俗説曰江夷為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淮卿可覔比例淮對曰臣當出外尋訪淮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比例未淮曰唯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應劭漢官儀曰詹事秦官詹省也給也秩比二千石

漢書曰竇嬰字王孫景帝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太后歡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

又曰孔光父霸字次孺宣帝時以授太子經爲詹事

又曰詹事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諸官屬焉成帝鴻嘉三年帝省詹事屬大長秋

晉書曰卞壼爲詹事世稱卞壼裁斷切直敷實忠於事上者也

晉起居注曰武帝以王恭丹陽尹領詹事恭讓表曰令

皇儲始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盡一時之勝豈臣最庸所可叨忝

晉公卿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宮事

沈約宋書曰詹事一人初領官屬成帝時悉屬少傅魏氏置詹事總衆職晉初又屬二傅咸寧復置詹事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茂陵書秩二千石銀章青綬局擬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

陳書曰後主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

於孔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端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賦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為詹事

唐書曰蘇弁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鄔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敘定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乃給曰已白宰相請依舊故儒立彈之

又曰龍朔二年改詹事為端尹詹事府為端尹府

王珉答徐邈曰詹事彈一宮官如尚書奏丞矣

太子少詹事

唐書曰張行成轉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令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

太子中庶子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職侍中

漢書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見稱

又曰歐陽地餘字長賓爲中庶子授皇太子經

又曰馮野王通詩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清白有高節知名當世爲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蜀志曰後主立太子璿以霍弋爲中庶子璿好馳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事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吳志曰孫登爲太子時太傅張温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俊彥於是乃用陳表等爲中

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拘復令勅中侍坐

又曰羊衜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殷蕃結交豪傑自衛將軍全宗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楊迪拒絶不與通時人恠之而蕃后叛逆衆乃服之

晉書曰安平王為魏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効匹夫之孝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

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内而但
哭耶乎與尚書和洽奉太子以即位是為文帝
又曰温嶠為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
又曰王恂啓以桓譓為中庶子曰東宫之選中庶子管
總門下尤不可不得其才也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元年特下詔曰皇甫謐沉静履
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
晉中興書曰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人士咸欽

愛之以孝行稱烈宗聞其名台為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愛

又曰温嶠拜太子中庶子嶠在東宫特見嘉寵僚屬莫與為比嶠與阮放等共勸太子遊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愛之數規諫諷議

又曰肅宗之在東宫孔演領太子中庶子于時中興肇構庶事草創演經學淵博該識舊章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沈約宋書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禄卿大夫之子即為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世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齊書曰袁彖言於帝曰臣覩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復轉庶子

陳書曰王瑒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唐書官品志曰中庶子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

陶氏家傳曰侃遷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學善談玄理尤明詩易以孝行聞於時儲選殊難其人特台君焉

山公啓事曰中庶子缺宜得儁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宫顯職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必允衆望

太子左右庶子

六典曰左庶子之職掌侍從贊相駮正啟奏中允為之

貳凡皇太子從祀朝會則版奏外辯中嚴入則觧嚴焉凡令書下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啓以畫諾右庶子之職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中舍人為之貳凡皇太子監國於宮內下令書太子親書日至春坊則宣傳之

禮記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事則授之車甲合

其卒伍置於有司

漢書曰成帝以傅善有志行為太子庶子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為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魏氏春秋曰阮渾字長成籍之子也少知名為太子庶子

吳志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都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有華融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

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推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

晉書曰鄭默武帝時太原郭奕俱爲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同藩國事遂不行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詔尚書郎王琛每所陳論意在忠讜其以爲太子庶子

隋書曰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暱嘗與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寛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爾福致請乃釋之

隋書曰劉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令夏侯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

又曰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衿

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眤狎之每令以絃歌
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眤
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
又曰劉行本為左庶子卒後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
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書官品志曰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髙功
者一人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又曰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䟽未有制式近代

以來例皆名白無以別貴賤今凡處分論事之事皇太子並畫令左右庶子已下署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與親友師傅等書不在此限

又曰于志寧為太子右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於太子承乾

又曰杜正倫為太子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為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以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

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又曰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卜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傅日聞正道習以性成今皇太子既幼卿當輔之正道無使邪僻闕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

又曰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閒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詞多不載太

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三百段

又曰李義琰為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上有顧問言多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上慰勉官寮盡捨罪令復其位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

山濤啓事曰東宫官屬宜得髙茂者庶子賈模缺宜補

劉粹周蔚惟加所裁詔用粹

環濟要略曰庶子主宫中并諸吏之適子及庶子之在

版籍者也行其秩序作其徒役授八舍人之職以次徼

候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四十四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太子洗馬

太子司議郎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太子通事舍人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六典曰左贊善大夫掌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右贊善大夫掌如其左凡皇太子朝宫臣則列於右階之下

唐書曰貞元十六年以山人崔芊為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太子洗馬

六典曰洗馬掌四庫圖籍繕寫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以備供進凡天下之圖書上於東宫者皆受而藏之

國語曰勾踐為夫差洗馬

續漢書百官志曰洗馬員十六人秩六百石如謁者太子出當直一人在前導威儀益洗馬之義也

漢書曰司馬安少與汲黯為太子洗馬安深巧善辯四至九卿

魏畧曰顔裴字文林以才學為太子洗馬

晉書曰江統為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諫之

又曰解系兄弟少連叔連各清身潔已仕皆為洗馬

梁書曰庚於陵拜太子洗馬舊東宫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院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

唐書曰李綱字文紀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公卿職當調護玆於宴

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宫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居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至此乃陛下之過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為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非擇人

文士傳曰江統字應元台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表奏議輒為同官所推常為之作草

韓子曰句踐入官於吳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傅咸申懷賦序曰余自無具謬為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而意常默然

傅咸感别賦序曰友人魯庶叔雅量弘濟思心邃遠余自少與之相長情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選太子洗馬

俄而謬蒙朝私猥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别不遠而情甚悵恨退作玆賦云爾

徐邈問王珉曰漢法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新制洗馬進賢冠出則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

太子司議郎

六典曰司議郎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凡皇太子出入朝謁從享及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齒胄撫軍監國

之命可傳於史冊者並錄為記注若宫坊之内祥瑞災
眚宫長除拜薨卒亦皆記之每歳終則送史館
唐書曰敬播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官初置
極為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望高不獲歴居
此職
又曰貞觀中皇太子上表曰臣聞直筆記言諫司箴過
葢絶代之通訓乃垂裕於當今臣以暇日遐覽前志竊
惟古之養德咸有史官所以補闕拾遺為砥為礪彰善

癉惡如切如磋譬立準而端形猶琢玉而成器故大戴禮曰太子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漢書云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記過之史是以姬誦登兩肇建此官劉啓昇儲憲章斯義故能道温玉裕聲聞宸宫上有慰於皇情下無虧於物議臣地居問寢齒在横經越以幼年夙蒙天奬趨紫宸以遵禮仰黄屋以承歡怙聖慈而益驕恃鍾心而取恣肅恭馳道恐或乖方晨昏視膳慮有違舛蒙泉始達必俟後乘之規離光未融懼寢前星之

矅是以夙興夜寐内省惟憂延首讜言冀匡童昧而魏晉已降不置此員杜絶箴規何其甚謬伏惟陛下窮神稽古尚擇芻蕘之言玄覽文明猶開登石之路況臣冲藐未涉藝文出自深宫便親監撫之重罕從鼓篋之識絃誦之宜一德有慚貽憂睿念三朝登倹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實願開史職故司箴誡是使緜載隆典復在聖朝資此正人少建不逮於是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妙選名行之士爲之正六品上掌侍從

規諫駮正啓奏并録東宮記注分判坊事

又曰元讓有孝行則天朝中宗居東宮復徵拜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我兒也

又曰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長安三年上表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槀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

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

太子中舍人

晉書曰杜錫預之子也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足流血他日太子問錫曰向者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晉中興書曰顧榮清操南士秀望累遷太子中舍人

又曰顧榮字彦先時吴朝士人入洛者惟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機雲雖有才藻清望不及榮也選補吴王郎中令累遷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六典曰太子舍人掌侍從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皇太子通表如諸臣之禮諸臣及宫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於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

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舍人與庶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

續漢百官志曰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東觀漢記曰倠霸字君房為人嚴而有威為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賔客以夜繼日常恐不徧然其交知皆

天下名士也

魏志曰張茂上便宜擢為太子舍人

晉書曰王衍以名聞超為太子舍人

又曰元帝太興元年詔以太子舅虞胤為舍人太子奏曰舅甥宜崇敬降舅氏之親為侍臣非所安也詔乃轉胤為常侍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瑯琊臨沂人太保弘之少子也太祖聞僧達聰慧召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嫻

敏上甚嘉以為太子舍人

齊書曰張率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甞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三子後進秀才皆南金也可與交由此與昉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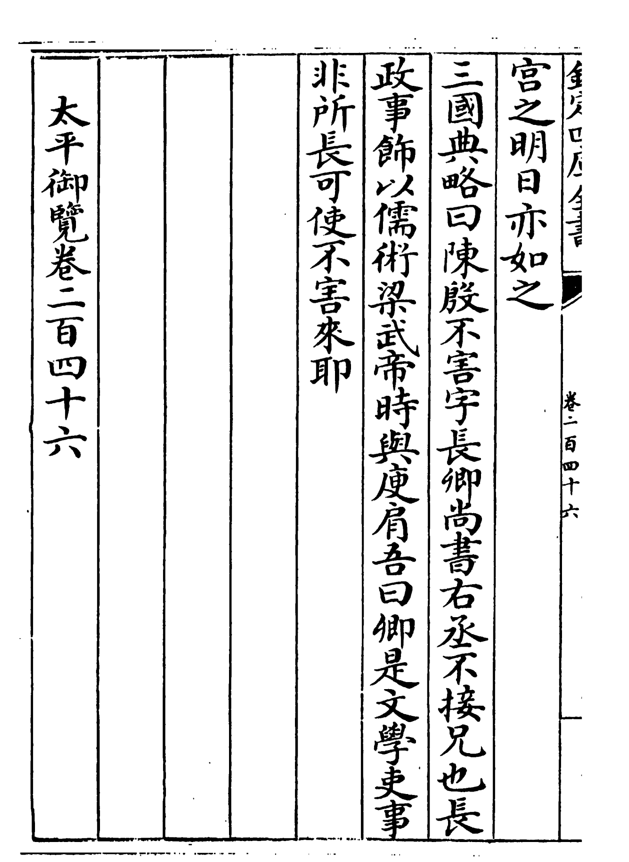
梁書曰劉杳字士深為舍人及昭明太子甍新宫建舊人例無在者勑特留杳焉

後魏書曰崔玄伯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收冀

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管征東記室出揔庶政入為賓
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符堅聞而竒之徵為太子舍人
摯虞曰太常弟子通二經補文學三經補太子舍人晉
置十六人掌表啓

太子通事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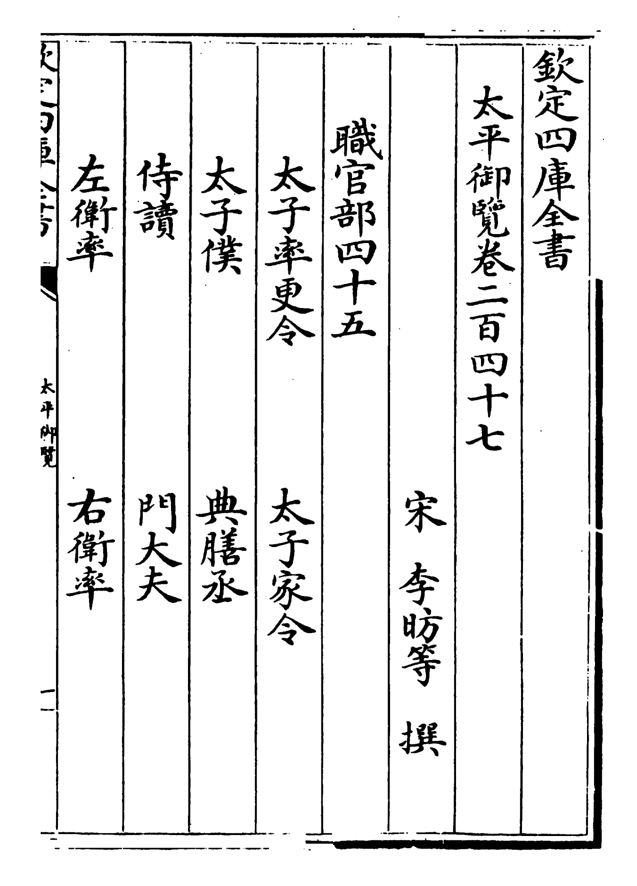
六典曰太子通事舍人掌導引宫臣辭見及承令勞問
之事凡元正冬至百官與諸方之使者叅見亦如之若
皇太子行先一日在京文武職事九品已上奉辭及還



宮之明日亦如之

三國典略曰陳殷不害字長卿尚書右丞不接兄也長政事飾以儒術梁武帝時與庾肩吾曰卿是文學吏事非所長可使不害來耶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四十五

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太子僕　典膳丞

侍讀　門大夫

左衛率　右衛率

前衛率　後衛率

左右內率府長史

太子率更令

六典曰率更令職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令凡皇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齒胄皆揔其儀注而為之導引若皇太子備禮出入乘輅車位亞家令焉

漢書曰顏師古注曰掌知漏刻曰率更

續漢書百官志曰率更令秩千石與庶子舍人更直職

似光禄勲掌宫殿門户之禁郎將屯衛之士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僕東宫之達官也其進品第五秩與中庶子左右衛率同職擬光禄勲也

隋書曰明克讓轉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宫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

唐書百官品志曰率更令掌伎樂漏刻也

物理論曰令有呂子義清賢士也為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六典曰家令之職掌皇太子之飲膳食儲庫藏之政令總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之官屬皇太子備禮出入則乘軺車威儀先諸臣以導引若祭祀賓客則供酒食以為獻主

漢書曰文帝以晁錯為太子家令多所獻替稱為智囊

漢書曰疏受字子公為太子家令恭謹敏而有辭宣帝

置酒太子宫受奉觞上壽辭禮嫻雅上甚歡極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家令秩千石主倉穀物職如司農少府擬廷尉也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後主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時頗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併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唯其德之厚薄也

宋書曰太子家令主內裀褥床机諸宫中之物又知官

奴婢月用錢內庫米鹽車牛刑獄

唐書官品志曰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

太子僕

六典曰太子僕之職掌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及喪葬之禮物辨其次序與其出入而供給之皇太子之車輅三一曰金輅二曰軺車三曰四望凡皇太子備禮而出則率廐牧令進輅僕親馭焉

後漢書曰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

馬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朝
馮入請朝起居
沈約宋書曰太子僕秦官也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以散騎常侍荀伯子為太子僕
隋書曰柳肅為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
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官大見踈斥
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巫
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誡在不孝

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鼔摇脣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矣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

唐書官品志曰僕掌宗族親疎車輿騎乘也

太子典膳丞

六典曰典膳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為之貳每夕局官於廚更直

北齊書曰門下坊始别置典膳局監丞各二人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今皇上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以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

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輙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躭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凊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爲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雅飭式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由此益知名

太子侍讀

唐書曰太子在東宮張説與國子司業褚無量俱為侍讀深見親敬

又曰元和十二年諌議大夫韋綬為皇太子侍讀綬好諧戲兼通小説太子因侍上或以綬所能言之上謂宰臣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使深知君臣父子之教令或聞綬之談論有異於是豈所以導太子者因命罷其職

又曰呂元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翼日謂宰臣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

五代史後唐書曰倉部郎中何澤上疏請置太子侍讀勑旨何澤早處班行深明典制固根本而别彰憂國上

封章而足表匡君其所敷陳實爲允當特議施行

太子門大夫

六典曰宮門郎掌内外宮門管籥之事凡宮殿門夜漏盡擊漏鼓門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閉每歲終行儺應經所由門並先一刻旦開若皇太子不在則閉東宮正門其宮城使宿衛人應入宮殿者各於左右廂便門出入至皇太子還仗乃門

續漢書百官志曰門大夫員二人秩六百石職比郎將

漢書曰文帝時晁錯為太子舍人轉太子門大夫

晉書曰門大夫局准公車令班同中舍人主通遠近牋表宮禁防禦

唐書曰龍朔二年改門大夫為宮門郎職比城門郎

三輔決錄曰桓帝以平陵曾寬為太子門大夫

太子左衛率

六典曰左右衛率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凡親勳翊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焉副率為之貳凡元

正冬至皇太子朝宫臣及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以儀仗為左右廂之衛周若皇太子備禮出入則如鹵簿之法以從

續漢書百官志曰衛率四百石主門衛

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廣麾外左右二率從夾道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執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

晉書曰劉卞為愍懷太子左衛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

報張華華曰君欲如何下曰東宫雋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録尚書事廢賈后金墉兩黄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又非所能賈后徴聞遷下為雍州刺史恐終漏乃服藥卒

晉中興書曰褚翼字謀遠少失父以材藝堪幹立名肅祖即位徴拜屯騎都尉遷太子左衛率

隋書曰宇文述每與晉王謀事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

第三其見重如此

唐書官品志曰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忠建寧凌鋒夷冠祚德等七營右率領崇榮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二率各置尉

山公啓事曰太子左率缺待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重讜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

右衛率

晉中興書曰郄恢字道宏為太子右衛率恢長八尺美
鬚髯風神魁梧烈宗異之
又曰吴隱字處黙太元中以國子博士為太子右衛率
沈約宋書曰元嘉中以王琳謝弘微並為太子右衛率
隋書曰高祖以太子勇知時政欲重宫官之資故以大
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
将廢太子憚其在東宫乃出為淅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裴康字仲預與弟楷為名士仕至太子

右衛率

荀氏家傳曰車騎將軍悝字茂中山濤舉之為太子右衛率稱君清和理正從容顧問動可觀採真侍衛之美者

前衛率

晉中興書曰徐邈字仙民建元中為太子前衛率

後衛率

晉起居注曰建元十四年以太子中舍人郗倫為太子

後衛率

宋起居注曰永初元年以徐佩為太子後衛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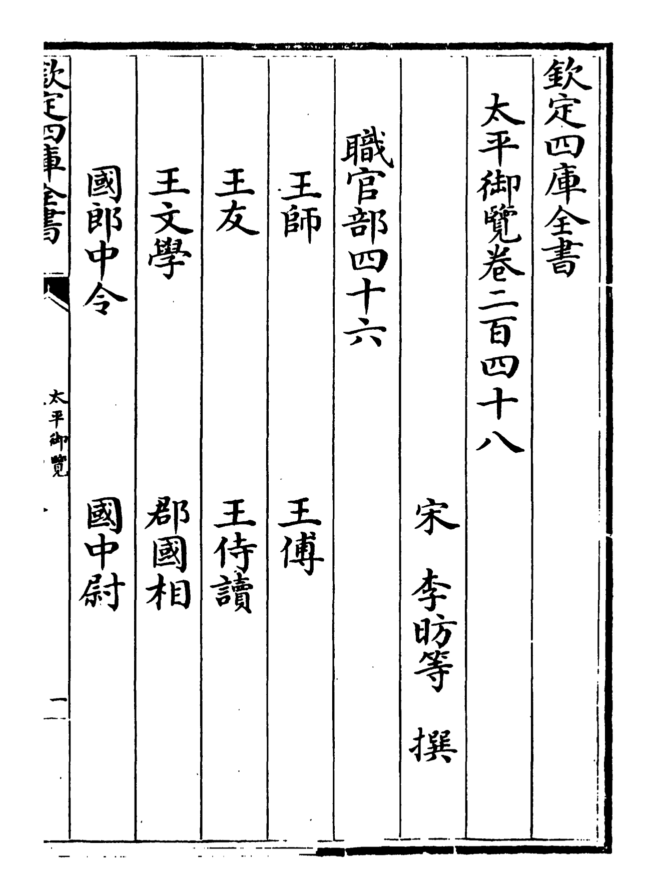
左右内率府長史

六典曰左右内率府長史掌判諸曹官吏及千牛備身之士

唐書曰永淳中以雍人元讓為太子右内率府長史旌孝行也讓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烝烝致養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

至是巡察使奏讓孝弟可風由是拜職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四十六

王師 王傅

王友 王侍讀

王文學 郡國相

國郎中令 國中尉

國常侍　國侍郎

府長史　府司馬

王師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東平人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臣以三百五篇進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王傅

後漢書曰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杜林為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惟林守貞有名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授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吳志曰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

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纔足自容隣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宅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

唐書曰丘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景龍中為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為王府直學士睿

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
十卷行於時

王友

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為會稽王友
北史曰蕭大圜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
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
證則攘羊對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
明帝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

君子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盍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

殷浩别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友學之奉必極有德以浩為友

山公啓事曰近啓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長吏治民不宜屢易為疑令散人無依仰又啟令者職散中誠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内外非

稱臣以為宜蒙此者是以啟及不審固可用不詒可爾所啟

王侍讀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補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王侍讀德業優深孫之穆生也

唐書曰姚思廉初為代王侍讀屬義師入京城時府僚駭散唯思廉侍不離其側義師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

公舉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于王衆服其言于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而義之許其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也太宗居藩引為文學及親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甞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百叚遺其書曰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斯贈

王文學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袞美袞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

晉書曰鄭袞魏武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袞與徐幹俱為臨淄文學

晉諸公讚曰扶風王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魏

烈祖以為齊王芳文學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李公時為荆州刺史不辟書記夫採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剖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郡國相

東觀漢記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唯仁簡

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訟省息吏民不欺

又曰魯平字叔陵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後漢書曰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經亘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傍多良田而湮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人假與

種粮親自勉勞之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户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人用温給

又曰趙咨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咨為燉煌太守時暠薦舉為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水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如此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啜

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魏志曰初曹公爲兖州以東平畢諶爲别駕張邈之叛也邈刼諶父母妻子公謝遣之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諶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又曰太祖光和末黄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還爲濟南相國有十餘長吏多附阿貴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

其人禁斷淫祀奸宄迸竄郡界肅然

蜀志曰劉備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晉書曰文帝輔政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縣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又曰阮神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於河內與神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部督郵

會稽典錄曰駱俊字孝遠烏陽人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為保障之計出倉見穀以贍貧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俸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勑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輒以駱為名

國郎中令

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

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之王又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衛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周勃等共誅諸吕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

議皆非願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弟薄昭見勃等具言所以迎主王者昭還報信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乘傳詣長安羣臣奉法駕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續漢書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掌王夫人郎中宿衛官也

魏志曰袁涣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

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郎家外人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晉中興書曰顧榮時在洛者陸機陸雲及榮唯三人而已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以南土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沈約宋書曰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令用郎中令不可減袁耀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

矣乃以王惠居之

續捜神記曰會稽朱弼為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定簿書多張功費長百餘萬以其贓誣弼而實入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而到子木堂前謂之曰卿以枯骨腐專可得誣當以某日夜更相書言終忽然不見

陸機詣吴王表曰臣本吴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

郎中令

國中尉

史記曰魯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為膠西中尉其治官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稍遷為魯中尉

又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續漢書曰清河王小心恭孝特見親愛後諸王就國鄧

太后詔特清河國置中尉内史賜乘上御物馬

漢舊儀曰帝子爲王王國置太傅相公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

三輔决録曰淮陽憲王宣帝愛子器異其才欲以爲嗣王恃寵自驕天子乃用韋玄成爲中尉以輔導受詔與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郤氏家傳曰郤弘字德裕時景帝爲瑯琊王詔書高選官屬請君爲中尉爲人體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

對僮僕儼然不厲而威王甚憚焉王嘗侯君晝息身隨使者潛至君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君徐理幘冠履俯伏盡禮然後讀之王與使者聳立瞻聽爲之歎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郤中尉乎吾反逆詐以試長者豈不陋哉王虛心受納忻宴言語晝夜無休君乃上書見王王讀三四瞿然失色後謂左右曰思郤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竪

國常侍

漢書曰龔舍字君倩少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髙名聘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晉書曰甘卓字季思舉孝廉為吳王宴常侍

國侍郎

王隱晉書曰孫秀瑯琊國書佐為趙王倫國常侍

桓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瑟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名見温室拜為侍郎

府長史諸府附

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為三長史朱買臣等所譖帝遣杜周詰湯湯欲對周曰君為大臣今被責詰何用對為於是自殺臨死上書曰譖臣者三長史也帝追惜湯誅三長史

又曰趙充國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視而嗟歎遷車騎長史

晉書曰劉輿為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

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黙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㑹議自潘弼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越頃睞酬接即以為左長史

又曰劉輿為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秉政時賔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慬暢莫不悦附命議如流酬對欵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又曰薛廙字令長與同郡紀瞻等初入洛張華歎曰皆南金也屢遷至丞相右長史廙恪勤王事以佐禄秩優泰每約損辭讓以周旋而已

晉中興書曰王獻之少有清譽亦善隸書後將軍謝安請為長史甚欽愛之

宋書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府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

齊書曰庾杲之出為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為入芙蓉池

又曰陸慧曉為晉熈王冠軍長史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又曰陸慧曉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為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曜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勑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後魏書曰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遷為左長史決策帷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南史曰孔覬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嫉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開懷為府長史典

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酉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遇引見遣人覘其醉醒

隋書曰衛玄初仕周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府長史賜以萬釘寶帶

唐書曰和元祐爲千牛衛長史先是元祐獻詩十首其詞雖猥陋皆寓言㜸幸而意及兵戈韋氏命拘於大理

而將戮月餘而韋氏就誅其詩言若同符讖故上聞而拜之

魏武故事載令曰府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長吏也蹉跌久不辟之捨騏驥而不乗焉惶惶而更求哉令故教辟之

陶氏家傳曰猷字公彀王導以君江東儁望請為右軍長史君恪勤王事每當朝日恒夙興就路及到府門輒先衆僚為人美容止善談論亦以此見稱當世焉

府司馬諸府附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為馬政馬正家司馬也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閔子馬閔馬父也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謂處也恭敬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公鉏然之恭敬朝夕恪居官次

家語曰鄉射曰孔子觀於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子路為司馬故射至於子路使出延射

魏畧曰諸葛誕伐吳戰於東關上欲速進軍司馬王儀諫曰吳賊必有伏宜持重不可進上不聽果為吳人所覆儀曰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儀

晉書曰石苞為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猷夫廉貞之士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公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汚行而取其六奇之妙

算芭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帝乃止

晉陽秋曰晉陵人韋叟桓修令於坐相劉公仕宦當至州不叟云劉粗是有相人當不失邊州刺史既出私於裕曰卿大有貴相向不敢極言耳裕惡其言未旻答曰鄉狂言驗當相爲司馬義旗後數年叟見裕訴曰周成不負桐葉之信公不應忘司馬之言今不希鎮軍府護軍司馬缺願賜卒恩裕美而用之

晉中興書曰中宗爲安東將軍鎮下邳請王導爲司馬

軍國之事無不諮訪中宗遷鎮建康以導為謀主推心親任於時朝野傾心號曰仲父導忠於事上達於從政以百六之獘寄寓江右為治之本務在清静

沈約宋書曰羊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拔補右將軍劉藩司馬

後魏書曰辛祥為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逻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㨿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

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中之月餘别獲真賊

世說曰謝奕為桓宣武荆州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之交在温坐岸幘嘯咏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也奕醉温於主許避之主每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八